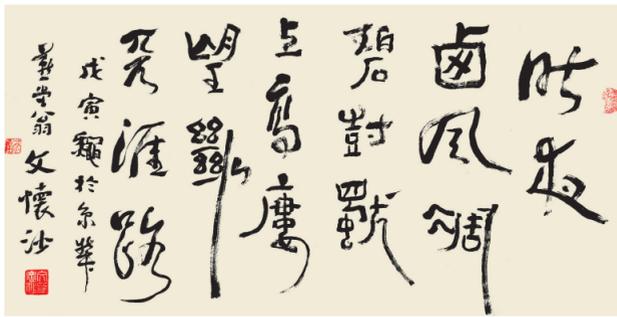


腹有诗书气自华

——谈现代文人书法

方向前



文怀沙作品

古代文人大都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在他们眼里，能写毛笔字是读书人最起码的修养，所以，写字也就成了他们平时的功课。

二十世纪上半叶，有不少文人学者延续了先贤的这种“遗风”，能诗亦能书，这些人中，或以作家、诗人著称，或从政，或从教，或从商，虽多数人的书法造诣一般，但其书法因有深厚学问作支撑，作品文气盎然，格调不俗，这些书法墨迹也因作者身份地位非凡，被后人越来越重视。

现代文人中大数熟知的这些名作家、大学者，他们的书法造诣也毫不逊色，如鲁迅、茅盾、马一浮、郭沫若、章士钊等。这些人的书法有很好的传统功夫，甚至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书法气息好，格调高雅。譬如鲁迅的书法线条凝练，字态古雅，郭沫若说，鲁迅先生无心作书家，所遗书迹，自成风格，融洽篆隶于一炉，听任心腕之交应，朴质而不拘束，洒脱而有法度，远逾宋唐，直攀魏晋，世人宝之。又如茅盾的书法具有较浓的帖意，笔法灵动，结体严谨，书风秀美流畅。

另有一些文人写的字有自家面目，流利通顺，书卷气浓。由于作者的地位高、影响大，其书法颇受市场追捧，成为如今艺术品市场中的“风云人物”，如王国维、胡适、蔡元培、徐志摩、郁达夫、老舍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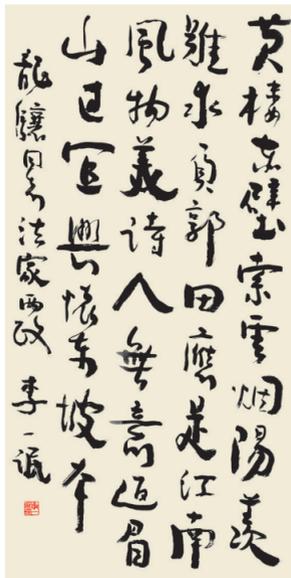
不过，还有一些在文坛或政界有较高地位和影响力的文人书法墨迹，由于各种缘故，作品价值还未被市场重视和挖掘，如马叙伦、曹禺、贺敬之、周而复、李一氓、文怀沙、魏传统、于安澜、冯其庸等。这些人的书法也各有特色，个性明显，作品感情充沛，文气激昂。如马叙伦书法得自帖学，有雅秀谨严之风；贺敬之书法流畅潇洒，书中带诗，作品充满诗性与激情；周而复担任过中国书协副主席，其字笔笔有来历，有唐楷的严谨、内敛与文静，启功称其字“神清骨秀柳当风”，赵朴初诗赞其书“欧书端严可南面，气清骨重胎羲献”；李一氓既是诗人，也是书法家，长期在政界担任要职，他的字得益于颜真卿书法，并有独特书风；魏传统书法得益于碑，厚重古拙，文气内含，具阳刚

陈之佛是20世纪中国艺坛与美术教育界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工笔花鸟画领域表现出卓越的艺术创造力。陈之佛被誉为“现代黄筌”，他还和另一位工笔花鸟画家于非闇并称“南陈北于”，他们的不懈努力使中国传统工笔花鸟画重放异彩，有力地推动了现代工笔花鸟画体系的形成。

《松龄鹤寿图》是陈之佛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而绘制的献礼巨作，现藏于南京博物院。画中十只丹顶鹤，一字形排开，有停立，有漫步，有凝视，有回眸，各尽其态。丹顶鹤身后是寿历千年的青松，根深叶茂。画的色彩更为精妙：灰黄的背景、青翠的松针、洁白的羽毛、殷红的鹤顶，艳丽中透着古朴。

《松龄鹤寿图》纵148厘米，横296厘米，是工笔花鸟画史上罕见的巨作，代表了陈之佛晚年工笔花鸟画的最高水平。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在创作《松龄鹤寿图》的时候，心情始终是兴奋、愉快的，高温下挥汗作画也没有感觉到苦，完全沉浸在艺术创作的兴奋之中，确实创作出了“比以前一些作品似乎更精致些、清新些、雄健些”的绘画精品。

吴冠中先生晚年曾在《忆陈之佛》一文中专门谈到这幅画，认为这是陈之佛“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原作不知今存何处，我每次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大门口看到此作的苏绣复制品，总多次徘徊观



李一氓作品

之气；文怀沙书法古意十足，因有深厚的文字学修养，其字融篆、隶、行草于一体，含蓄古雅，可细看慢品。

晚清书法大家李瑞清曾说过：“学书尤贵多读书，读书多则下笔自雅。故自古来学问家虽不善书，而其书有书卷气。故书以气味为第一，不然但成乎技，不足贵矣。”这句话对我们赏读现代文人书法有很大的帮助和启发。

读书做学问是学书者的必修课，也是合格书家之必备条件。古代学书者无不注重自身的学问修养。大诗人陆游在教他儿子作诗时，曾有过一句名言“功夫在诗外”，其实书法亦如此。近代书法好，功夫亦在“书”外。现代书法大家沈尹默在《书法论》中讲道：“书学所关，不仅在临写、玩味二事，更重要的是读书、阅世。”书法的内涵不仅于书之技巧，更在于书之内涵，书者之学养，何况谈文人士书家。

“书以气味为第一”，所谓“气味”就是书法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一种气息与味道，这好比一个人的气质，字如其人。书法之气以书卷

气为上，它是衡量书法艺术水平高下与雅俗的主要依据。黄庭坚在《跋东坡书》中曾说过：“余谓东坡书，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之所以他人终莫能及尔。”书卷气亦称“士气”，故刘熙载在《书概》中就明确指出，凡论书气，以士气为上，若妇气、兵气、村气、市气、匠气、腐气、乞气、俳气、江湖气、酒肉气、蔬笋气，皆士之弃也。先贤们把书卷气放在品评书法艺术高下极为重要的位置，书卷气成了书法格调“雅”的代名词，这也是从前书家为何如此看重学养，甚至把写字看成“学问中第七八乘事”。

大凡历史上有较高社会地位者，其墨迹往往被后人视为珍宝，文人书法亦因作者的社会地位、作品独特的文化内涵与历史价值，同样被大家喜爱和关注，成为社会的精神财富。自古以来，品评一个人的书法往往跟其人品结合起来，尤其是作者的地位、人品等因素。“古之论书者，兼论其平生。苟非其人，虽工不贵也”，苏轼也指出即使书者的书法艺术水平很高，如果没有地位与人品，其书法不会被人看重。对于这个问题，历来大家持相同看法，南宋鄞县籍词人、书法家张孝祥就说过：“书至唐最盛，虽经生书亦可观，其传者以人不以书也。褚、薛、欧、虞皆太宗名臣，虽工不贵也”，公轼也指出即使书者的书法艺术水平很高，如果没有地位与人品，其书法不会被人看重。对于这个问题，历来大家持相同看法，南宋鄞县籍词人、书法家张孝祥就说过：“书至唐最盛，虽经生书亦可观，其传者以人不以书也。褚、薛、欧、虞皆太宗名臣，虽工不贵也。”张孝祥明确指出，唐代这些大家的书法能留下来，主要跟那些书家的地位与人品相关，而不是因为书法技能的高超。

我们平时常说的“字为人贵”，即品评书法的价值以“人”的地位人品为关键，“人品”既指地位，还需“人品”。自古至今，人们特别注重人品，“学书不过一技耳，然立品是第一关头。品高者，一点一画，自有清刚刚正之气。”历代工书画者，宋之蔡京、秦桧，明之严嵩等，虽爵位尊崇，书法、文学皆臻高品，终因人品不好而被后人弃之。无学不足以言书，无品尤不足以言书。清代杨守敬告诉学书者：一要品高，品高则下笔妍雅，不落尘俗；一要学富，胸罗万有，书卷之气，自然溢于行间，古之大家，莫不备此。

综览历代先贤书法墨迹，大凡能留传后世，“绍于古人”者必具人品、地位、学养、书艺，四者缺一不可。品读现代文人之书法，正如周星莲在《临池管见》上所讲：“余谓墨墨之间，本足观人气象，书法亦然，……李太白书新鲜秀活，飘飘乎有仙气；坡老笔挟风涛，天真烂漫；米痴龙跳天门，虎卧凤翔，凡此皆字如其人，自然流露者。”现代文人书法流露的是作者的感情和书者的修养，作品中也能折射出文人们的品格德行，所以，“古之人皆能书，独其人之贤者传远”。

(图片均由方向前提供)

陈之佛《松龄鹤寿图》：传统审美观的新扩展

赵启斌



南京博物院藏《松龄鹤寿图》

摩。”吴冠中先生仅仅看到复制品就留下如此印象，可见《松龄鹤寿图》的艺术感染力之强烈。

《松龄鹤寿图》是以鹤为主要创作对象的工笔花鸟画，图样精美，寓意吉祥，无论绘画题材还是创意，陈之佛在画面中营造了浓郁的传统审美基调和精神氛围，也由此接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脉气，承

续了传统文化的精华。

以“鹤”为题材的工笔花鸟画，早在唐代就出现了名家，如多才多艺的薛稷，《宣和画谱》称其“善花鸟人物杂画，而尤长于鹤。故言鹤必称稷，以是得名”，屏风六扇鹤样据传也是他所作。杜甫有诗句“薛公十一鹤，皆写青田真。画色久欲尽，苍然犹出尘”，赞扬



宁海江南民间艺术馆清代石花窗墙屏

石花窗

应敏明

去过江南古村落的人，都会被明清老房子的石窗所吸引，那石头镂雕出来的窗子，镶嵌在长满青苔的墙壁上，古拙、隽永，凝结着悠长的岁月时光。

这石窗，宁海人叫石花窗，有些地方叫石漏窗。“花”字说是窗的形式和内容的千姿百态，“漏”字说是透风透光的通透。

宁海“七山二水一分田”，西北山高，王爰、西溪、深剡、双峰等地山峦蜿蜒，双峰还有“小西藏”之称谓。东南靠海，一市、力洋、长街等地海涂开阔，山矮。高山不宜开石塘（开采山石之场），矮山宜开石塘。因为，旧时交通不便，石头笨重，石窗取材尽可能就近，运输要方便。宁海东南沿海地区，道路平坦，运输便捷。

宁海各地的石头秉性各异，许家山石头村的石头，又黑又硬，宜坐不宜切割。长街伍山石窗和三门蛇蟠岛石窗（1940年前隶属宁海县），石头色泽呈赫红色，纹理均匀，其性中和，宜切割和雕凿。

一位老石匠告诉我，宁海红石在山体内时，硬度低些，石匠作业时还能感受到石头的柔软感。当年石匠在石塘采石，一层一层采下去，有点像老底子黄岩卖货郎“敲白糖”一样，大小可随意敲开，但石头一吊上山，见风就硬。不同的是，敲白糖，用小榔头敲刀，刀敲开白糖。采石板，用许多把铁凿，成排敲打进石头中，石头就会一块一块一片片撑裂开来。我去看了长街伍山石窗和三门蛇蟠岛石窗，看见了方方正正，浅则十来米，深则上百米的石窗，四壁光滑，凿痕累累，才理解了老石匠的话。这山里的石头，真像敲白糖一样，被石匠一块一块敲出来的。

生产红石的伍山石窗和蛇蟠岛石窗，唐宋时期就是采石场，开采了上千年。这些石头后来变成了宁海、三门、奉化、象山等地老建筑的石台阶、石板、石花窗等，大概到了民国时期，由于钢铁和水泥等新材料的出现，这两个采石场才逐渐荒弃。石塘也就变成了观赏石窗。

伍山石窗，位于宁海长街，由松岙山、道士岩、不周山、聪明山、石兰山五座山组成。历经宋、元、明、清多个时代的采石作业，形成了今天800多个洞窟。蛇蟠岛石窗，位于三门湾，唐代开始采石，逾千年，遗留下

1300多个洞窟，称“千洞岛”，明清曾有海盗盘踞。今天，两地都是浙东著名的旅游胜地。

宁海古村落众多，如善吞、清潭、龙宫、香山、沥阳、大里、伍山、长洋、黄坛、前童等，元以前的建筑已无遗存。这些明清古建筑，院内有木花窗，外墙有石花窗，石花窗联结着屋内和屋外。屋内透过石花窗看外面的世界，但屋外透过石花窗看不清里面。木花窗和石花窗一样，都是老房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筑美的点睛之作。老房子有马头墙、门闾、石花窗等，它们的功用是实用和美化。

石花窗，有明清之分。明代简洁古拙，清代繁复优美。有直格窗、斜格窗、一根藤窗、文字窗（常见福禄寿禧）、花鸟窗、动物窗、人物窗等，形制和题材内容跟木花窗是一个理。

宁海石花窗色泽红润温和，但石质偏松，经历几百年易风化。恰到好处的风化，有时候会有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宁海明清石花窗遗存多、品种齐全、题材丰富，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黄坛和前童古村落的石花窗。

宁海有句谚语，东乡大湖谷，西乡黄坛屋。著名的黄坛四堂：厚治堂、义姜堂、克沼堂、

居易堂，始建于乾隆年间，建筑恢宏，木雕、砖雕、石雕都非常出彩。四堂均有精彩的石窗，雕格子，雕青龙，雕寿字，雕花草。最出彩的要数厚治堂和居易堂那外墙七八扇石窗，居易堂二楼的那扇杆窗，雕琢着一根藤，一根藤上再雕琢人物魁星点状元，和“状元及第”四个字，既漂亮寓意又好。

前童八卦水系，户户门前溪水潺潺，明清老房子成片，灰砖黛瓦，马头墙高耸，其石花窗同样出色。前童石花窗的现有存量为二百四十余扇，其中“群峰簪笏”这座清代四合院，外墙的石花窗，就有二十七扇之多。同为清代建筑的明经堂有扇漂亮的石花窗，底是格子，中间雕了一个瓶子、一只顽皮的猴子，还有一串串花果，猴子上方，雕有一只梅花鹿，上面骑着飘着银须的老寿星，下面左右还雕着两只蝙蝠。内容丰富，生动有趣。

唐代张籍诗云：“月色当窗入，心半夜生。”那梦中的石花窗，还是游子久久不能释怀的乡愁呀。我站在一扇扇几百年来饱经风雨沧桑的石花窗面前，默默地与之对话，“思古之幽情”和“前不见古人”的感慨油然而生。

- ① 宁海前童清代石花窗
- ② 宁海深明清代石花窗
- ③ 宁海黄坛清代石花窗

(图片均由应敏明提供)



的陌生感，这显然和陈之佛的求学经历和个人的知识结构有关。因此，才营造出这一具有鲜明艺术风格特色的绘画作品。

陈之佛曾经对欧洲绘画进行了长期的观察和研究，对印象派以来的绘画相当关注，又深入研究波斯、埃及、印度、日本的绘画艺术，使他的工笔花鸟画最终能脱离传统绘画形式的约束，推进到现代发展阶段。同时，由于陈之佛的专业是图案设计，更为他的工笔花鸟画创作带来了新的精神滋养。这些在《松龄鹤寿图》作品中自如地表现出来，形成了既古雅、清新、明快，又具有异域绘画要素的基本风貌。

对西方现代绘画中所蕴含的抽象因素、现代构成理念，陈之佛有直接的感受和体验，他在绘画创作中自觉不自觉地将其与中国绘画的某些因素整合，将中国传统工笔花鸟画推向现代工笔花鸟画的境地，确立了一系列审美新观念、绘画新格调。

吴冠中先生从《松龄鹤寿图》中看到传统绘画与现代绘画之间的微妙对比，认为是传统题材被现代造型手法改进的范例，对表现出来的现代意味、传统审美观的扩展给予高度的赞誉。《松龄鹤寿图》在构图、造型、用色上所呈现出来的现代绘画观念意识、抽象意识、现代构成意识，确实不能不让人为之惊讶，感叹他绘画思想的前超和复杂。在现代中国工笔花鸟画史上，《松龄鹤寿图》无疑具有经典意义。

《瑞鹤图》，精工典雅，富贵堂皇，营造了工笔花鸟画的新意境，亦是工笔花鸟画史上以鹤为创作主题的名作。

对于以振兴工笔花鸟画为己任的陈之佛来说，历代大家对他的影响深远，“取艺在广求”，《松龄鹤寿图》既有传统的继承，也有在新时代文化条件下的创新，同历代画家创作的同题材相比，确实创造出了新的绘画典范，为“鹤”确立了新的精神意象。《松龄鹤寿图》呈现出典雅、秀拔、清新的绘画特色，突破了孤寂冷落、宁静淡泊的绘画情调，呈现出如此“清晰、雄健、清新、秀美”的精神基调和欣欣向荣的乐观情绪。正如陈之佛长女陈嗣雪女士所言，《松龄鹤寿图》之所以艳而不俗、工而不匠，就是因为父亲在作品中灌注了看到历史沧桑的祖国焕发出来的青春后激动喜悦的心情。

不容否认，《松龄鹤寿图》画面所呈现出来的装饰性特色和新的构图样式，和传统工笔花鸟画确实拉开了很大的距离，很有异域情调的绘画意味。此件作品无论就绘画的意境、形象、色调、布局来说，既新且旧，既似曾相识，又有一定

薛稷在画鹤上的成就。米芾认为薛稷描绘出了鹤“从容雅步在庭除，浩荡闲心存万里”的精神状态，因而始终不能忘怀，带来难以割舍的精神愉悦和艺术快感，“余平生嗜此老（指薛稷）矣，此外无足为者”。

五代时期，黄筌亦创造出画鹤的经典，《六鹤图》久久为人们传颂。黄筌之后，宋徽宗赵佶创作的